旁白:

停在我们面前的轿车，窗户缓慢降下，露出背后一张戴着墨镜、没有表情的脸。

部长手下:

查理苏先生，女士，部长想邀请你们吃顿便饭。

旁白:

部长？我知道连山会的官员会被称为部长。我和查理苏对视一眼，他沉着脸向我轻轻点了下头。

坐上车，在一片隐隐不安的沉默中，我们被带到了一处小院似的地方。

幽深的走廊里每隔一段距离就站着一位安保人员，戴墨镜的男人一路领着我们曲曲折折走向深处，推开了尽头的大门。

门打开的瞬问，古典乐流泻而出，圆桌的转盘上已经摆满菜肴。一个男人背对着门口，正欣赏着墙壁上悬挂的一幅油画。

画中是一个站在光芒里的男人，手持一柄缠着蛇的权杖。我一下就认出来了，这是医学之神

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标志。

大门被关上了，男人终于转身看向我们。原来这位唐部长，就是那条慈善晚宴的新闻中，与查兆澎握手的人。

他将目光落在查理苏身上，露出一个长辈般和蔼的微笑。

部长:

查医生，我们之前也算接触了不少次，一直都没机会见面。

我想是时候面对面聊聊，所以把你们请来了。

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唐。

旁白:

男人友善地伸出手，查理苏没有接，只是盯着他的脸。

查理苏:

唐部长，破坏我的跑车、搅黄我的工作、还有——

旁白:

他的眼睛里闪动着与那天夜里同样的光，我握住他垂落在身边的手，他也回握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对我的未婚妻动手。

你的接触，多少让人有些消受不起了。

旁白:

唐部长收回手，从容地笑了笑。

唐部长:

我只是想劝劝查医生。

但我这个位置上，事情安排下去，手下人就会自行其是，我也是很烦恼。

我和你父亲也是多年朋友，这不赶紧让查医生过来，解开误会嘛。

旁白:

有侍者打扮的人走上前来，为我们拉开两个相邻的座位，铺好餐布，又递来温热的湿毛巾。

唐部长:

擦一擦吧。

两位真心待人却得到这种回报，真是令人唏嘘。

旁白:

查理苏坦然地坐下来，拿起热毛巾，帮我再次擦了擦刚才的那缕发丝，剩下的一点臭味也减淡了。

唐部长:

不知道这一天跑下来，你们有没有得到一些新的想法？

查理苏:

比如？

唐部长:

比如你到底是为什么，为谁反对DEA，是为了那些愚民吗？似乎不太值得吧。

旁白:

我已经可以确定，唐部长就是一直阻挠着我们的那个人，只是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查理苏抬起头，淡淡地看了唐部长一眼。

查理苏:

DEA存在重大的缺陷和风险，反对它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。

做正确的事情，还需要问为什么吗？

唐部长:

正确，查医生，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正确吗？

旁白:

唐部长似乎并不打算与我们虚与委蛇，他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，喝了一口。

查理苏:

也就是说，你承认DEA存在重要缺陷和风险了？

唐部长:

DEA通过了专业部门的层层审核。

查医生想说这些人通通学艺不精，看不出它的风险和缺陷吗？

查理苏:

看不出和假装看不出，是两回事。有人劝他们看不出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唐部长:

我一个人可劝不了所有人。

查理苏:

但你背后的东西可以。

旁白:

男人的动作顿了顿。

查理苏仿佛没有看到，他的目光在桌上梭巡一圈，捡几道菜尝了尝，又给我也夹了些。

查理苏:

唐部长，你是为了什么支持DEA？

唐部长:

为了理想。

查医生对我们有偏见。

真正需要DEA的人是谁？既不是我，也不是你父亲，而是患者。

尤其是那些被病情、疼痛困扰着，却又家境贫寒的患者们。

就算我们想贸然让DEA下市，只怕这些患者不会答应，到时社会就不会如此平静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点头，仿佛深以为然，语调却很冰冷。

查理苏:

那是因为死去的人不会开口。

死人如果会开口，唐部长，估计你的家未来就不会安宁了。

有用的活下来，没用的就去死，你要的是个干净，但实则踩着无数人的尸骨建立起来的社会。

旁白:

他放下筷子，饶有兴致地看向对面。

唐部长正吃完一块排骨，他沉默了一会，慢慢地将残渣吐在骨碟中。

唐部长:

你会有这种想法很正常。很多东西，不是身在其位的人往往看不到。

这就是我请你来的目的，Charlie，你理应站得更高，看得更多。

旁白:

他用筷子点点相邻而放的两道菜肴，一道蹄膀，一道鱼，都是浓油酱赤的做法，散发出相似的甜香气。

唐部长:

就像这两盘菜，都很不错，但因为口味过于相似，放在一起，总有一盘遭到冷落。

旁白:

他伸手将鱼换了个位置，换到一道炒时蔬的旁边，满意地打量着。

唐部长:

这是不是有食欲多了？

人生在世，因为天资和个性总有其应该存在的位置，一直游离在外不会有好的结果。

旁白:

唐部长拍了拍手掌，他的身后降下一块投影屏，屏幕上是一份履历，写着查理苏的名字。

医学院一年级，他破格参加考核，以满绩点的成绩提前进入医院实习。临床实习期间，还额外取得了一个社会学学位。

通过行医资格考试后，他也没有着急确定自己的方向，而是轮转于各个科室之间，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妇产、儿科、烧伤科、心脏外科、神经外科等十数个专业的培训。

由此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科医生。我一直都知道查理苏很厉害，却不知道厉害到了这个地步，只能呆滞地看向身边，当事人却显得很淡定。

查理苏:

我还要多谢你。要不是你这么详细地整理出来，里面很多事我都忘了自己做过。

旁白:

任职经历，科研成果，履历的最下方列着的是查理苏的家庭构成和其他人际关系，Novaten赫然在列。

查理苏眯了眯眼睛，颇为懒散地鼓两下掌。

查理苏:

一夜之间，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Novaten的继承人。

唐部长，干得漂亮。

旁白:

唐部长的神态有片刻的犹疑。

可这种犹疑很快就褪去了，他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唐部长:

我明白了，Charlie，你以为他们怪罪于你，是因为你是Novaten的继承人。

查理苏:

不是吗？

旁白:

唐部长只是摇着头，似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拿毛巾去擦。

唐部长:

看来你说有许多事情都忘了自己做过，所言非虚。

当然不是。我是把你的功绩原原本本地讲给了他们听。

旁白:

“功绩”，是指孙泰中的事情吗？但孙泰中一案最终的调查结果与查理苏无关，上网搜索一下就能够知道。

查理苏将他的茫然掩盖得很好，只是他握着筷子的手仍不自觉地攥紧了。

唐部长叹了口气，终于止住了笑，摊开手掌，语气无比平淡。

唐部长:

我告诉他们，DEA是你创造的。

旁白:

“我告诉他们，DEA是你创造的。”唐部长告诉证人们，DEA是查理苏创造的。DEA，是查理苏创造的。

自从DEA问世，查理苏就没有远离过这三个字母，可是创造？我一瞬间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

或者这只是个荒谬的玩笑。

我紧紧地盯着唐部长，他仍旧喝着茶，看不出任何端倪，我只好去看查理苏。

他仍旧挺拔地坐着，脸色有些苍白，我熟悉他这样的表情，他在思考，全神贯注地思考。这没有什么好思考的，这是无稽之谈，我想要这样告诉他。

可就在这一瞬间，那双深紫色的瞳孔震颤了一下，下颌的轮廓愈发锋利。

唐部长勾起嘴角，欣赏着查理苏脸上可怕的表情。

唐部长:

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。

旁白:

吱，被推开的椅子发出短促的一声尖叫。查理苏转过身，大步向外走去。我来不及分辨当下的情况，追着他朝外跑。

他越走越快，我跟得很紧，他讨衫的衣角不断拍打在我的手上。我已经不需要去感受，零星的画面奔涌而来。

有些陈旧的楼栋，狭窄凌乱的沙坑，两个银发的小男孩坐在里面。一个用手指在地上涂涂画画，另外一个则哼着歌，晃着腿放走了一只独角仙。

很快，沙坑中多出一行字迹，像极了一个结构式。

写下它的男孩看了这个式子许久，渐渐的，脸上显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神色，像是恐惧，又像是悲悯，像是喜悦，又像是痛苦。

银发男孩:

Now I am become death, the destroyer of worlds.

旁白:

他俯下身，将式子抹去，与他一模一样的男孩好奇地看着，不解其意。

我的心里满是惊愕和茫然，而唐部长说的那句话在我的脑海里越发鲜明。

我:

这是你……

查理苏:

是我。

旁白:

而这个结构式……我不再说下去，查理苏已经用眼神肯定了我。

这就是DEA核心化合物的结构式。

诞生于一个沙坑，诞生于一个孩子之手。然后这个孩子长成了，正与它做着殊死的斗争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他说得没错。

我就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

旁白:

查理苏背对着我，轻轻地呼吸着。

查理苏:

给我五分钟，好吗？我们走到外面，我会变回你完美的未婚夫。

旁白:

他没有给我思考和回答的时间，已经继续朝前走去。

一步、两步……走廊外照进来的月光渐渐明亮，映着他的背影。

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我却有种永远追不上的错觉。

走出小院，没有人拦着我们。终于，查理苏停下来看向我，张开五指在我眼前挥了挥。

月色清明，他的眼眸里没有茫然、没有绝望、更没有痛苦，只有关切和轻松的笑意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回神了。

我:

你……

查理苏:

这已经是我很小时候的事情了，再去想它也没有什么用，不如想想以后怎么办。

旁白:

他装作苦恼地用手指点点额头，好像只是在考虑明天的午饭应该吃什么。

我知道，他是个天塌下来都会先用摩丝将头发竖起，告诉我他超高，绝对顶得住的人，也正因为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……

查理苏:

有些晚了，先送你回去。

旁白:

车钥匙在他指尖打了个转，在有些安静地巷口落下零碎声响。

双胞胎、DEA、哥哥，我隐约感到什么。

但查理苏已经准备好了什么都不说，而我也又要配合默契地什么也不提，就像移植手术后的那个夜晚，就像我落水后的许多个夜晚。

我:

送我回去，那你呢？你要去哪里，是我不能一起去的地方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启动了车子，我听到他似乎轻轻笑了一下，再开口时语气又愉快了几分。

查理苏:

没有你不能去的地方，只是这个地方，你不需要和我一起去。

我保证不做任何过激的事情。

旁白:

这个承诺很认真地，又很轻地落在空气里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什么也没说，我将脑袋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玻璃上查理苏的倒影，路灯的光明明灭灭在他脸上闪过。

第一次坐他的车从酒吧离开，似乎也见过类似的场景，那时的他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谜团，只是没想到过了那么久，也还是一样。

送我回到家，查理苏依旧讨要一个分别吻，我依旧义正严词地拒绝了他，他也依旧耍着赖，离开了。

小院内的宴会厅，悠扬的音乐还在继续，桌上的饭菜都已经撤走，唐部长慢慢地饮着茶。

大门被推开，侍者讲查兆澎迎入。他扫视了一圈，看见玻璃转盘上的裂痕，心情突然好了起来，坐在唐部长对面的位置上。

唐部长:

我这样对你的儿子，你就一点也不心疼？

查兆澎:

怎么会不心疼。唐部长，你相不相信，看到他受苦，我比他更煎熬。

唐部长:

他的确很不同寻常

查兆澎:

他是个好孩子，比我更有天分，也更强大。

我不算是个好父亲，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孩子，是我的福气。

我现在经常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事情。

那时候我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给妻子买条她喜欢的名贵地毯。

让孩子们长大了有底气选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后来的事，你也知道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

我得让Charlie往前走，让他受历练。

为此，我的心肠可以变得很硬。